

簡易集
一

九

~ 20
2462
1





簡易堂集序

譚文者動以辭達為口實辭達故是聖人語
獨不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乎夫辭至於達
可謂有其質矣即無其文何以稱彬彬君子
而能垂諸不朽哉韓子之言唯陳言之務去
古來為文者何限唯不為陳言者乃能鳴於
後世 國朝文章盛矣唯佔畢乖崖四佳虛
白三四公稱大家數虛白四佳通敏利用館
閣之豪乖崖博而寡法佔畢精而未大以視
麗朝牧老諸公猶之乎東西京焉儻所謂文



以代降者有以局之耶上下數百載僅有若
而人然不能無可議者斯文其可易言哉右
文之化極隆於宣廟文藝之士蔚然羣起
而簡易崔公為稱首公天才絕人結髮操觚
即為古文詞弱冠擢壯元名聲大振於書酷
嗜班韓晚而好歐陽子其為文刻意湛思一
句字皆繩墨古作者草藁不三四易不出也
意過深而寧晦毋或淺語過奇而寧澁毋或
凡每一篇出人皆傳誦雖狂於陳言者讀或
不能句然亦不敢訾謗曰此非今人語也詩

律亦矯健有致得黃陳句法公既負絕藝顧
院於時官不大顯嘗提調承文院管事大文
字皇朝贊畫劉黃裳文章士也見公所撰
薰盟而後乃讀贊羨不容口議者謂公之文
氣詘於乖崖而法勝之理遜於佔畢而辭過
之截長續短殆可以鼎立餘數公者辭達可
耳文而行遠不能不屬之公也公嘗手定詩
文為若干卷公沒而子姓零替不能傳其業
在朝諸公慨然謀曰使斯文湮沒足為千古
恨矣遂鳩財鉅梓以永其傳謂維未及識公

粗知慕公文者俾為之序嗟乎公之在世也
祿位不足以動人沒後數十年遺編爛藁乃
為諸公所表章身之窮通文之顯晦乃若是
相左孰使之然哉立言之士不遇於世者觀
此可以無恨矣公名豈字立之深於易學有
本義口訣附說二卷傳於學者其文章蓋不
為無本云

崇禎辛未秋七月奮忠贊謨立紀靖 社功
臣資憲大夫議政府左叅贊兼弘文館大提
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同知 經筵

事 世子左副賓客新豐君張維序

簡易文集卷之一目錄

奏

辛卯奏

封事

丁酉封事

陳言

請削衛社勲等事累疏

北邊攻守議

海州行在所累啓

槐院文書事草記

控辭

辭承文提調疏三

辭承文提調并校正廳疏

投進

周易本義口訣附說投進疏

表箋

誕日賀箋二

討賊 賀箋二

敬到 大明會典全書賀箋

上 尊號賀箋

同前賀 中宮箋

太廟賊伏刑 賀箋

冬至賀表

冬至賀表 方物表俱

乾清坤寧二宮災 慰表

天兵再出謝 恩表

皇極殿災 慰表

冬至賀箋

正朝賀箋

千秋節賀箋

加上 慈殿徽號賀表

校正廳 宣醞謝箋

誕日賀箋

加上 尊號賀箋二

正朝賀箋

呈書

關西士民呈萬經理書

揭帖

顧崔二 詔使前揭帖

謠誦

萬經理舟過平壤士民歌謠

平壤士民呈陳提督誦功章

祭文

成川府社稷祈雨祭文

九龍山博淵祈雨祭文

晉州牧龍塘祈雨祭文

頭流山祈雨祭文

大行皇太后祭文

平壤士民祭李相生祠文

為平安方伯祭陳御史文

祭李綏之文

祭金左相文

杆城郡社稷祈雨祭文

上梁文

平壤府文廟上梁文

檄

通津縣監義兵檄

策

策問

評

評諸生說理書

說

豹說

碑

彌串海運碑

權元帥幸州碑

簡易文集卷之一

簡易文集卷之一

奏

辛卯奏

十月二十四日

奉

教製



謹 奏為倭情事該萬曆十九年八月日准
遼東都司咨云云等因准此臣查得先該本
年三月內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義調刷還
被虜人金大璣等供說在被地名島山殿州
聽得國王盛具戰艦擬於今年入犯 大明
續該本年五月內有倭人僧俗相雜一起十
餘名來到說稱日本關白平秀吉用兵併吞

諸島六十餘州琉球南蠻諸國亦皆歸服為緣嘉靖年間遣使朝貢大明拒絕不納世懷怨恨之故擬於明年三月間入犯大明兵船所經慮或攪擾貴境若得大明許和事可得解又該本年六月內對馬島宗義調所遣伊男義智來到浦口稱有警急因說日本關白大治兵船將犯大明貴國地方并應被擾若貴國先報大明使得講和可免此患等因已將所聞未委虛的及伊賊哄脅難測事情節次備咨禮部順付赴京陪臣去

後今該前因已經略具詞節回咨都司計已轉聞朝廷外臣竊照日本一種邈在滄溟伊性輕狡以舟楫為技能以寇掠為生理近如小邦沿邊遠如上國海徼出沒比比為民吏患固已久矣至於抗怨天朝聲言兵勢使人恐動小邦以冀為伊通款此伊先故未有之兇詐也又至於琉球不曾歸服却說歸服以訛於小邦小邦不曾敗降却說敗降以誑於琉球而將伊犯順之計彼此播說而不憚其心果欲何為及說入北京令小邦嚮

道入福廣浙令唐人嚮導小邦有無為伊嚮
導之理姑未暇自明所云唐人果何指認而
一體准擬如此雖蠻荒代有逆種未有似伊
狂妄者必是伊自忖量阻以鯨波萬里其兵
力所至非中華所測知東南降附非兩處所
交驗兇謀悖狀雖聞非問罪之師所易及乃
敢張說虛喝但得展轉疑惑下可劫持海中
諸國上幸蒙許朝聘賞賜市貿惟意所利燕
或覘熟關隘方有所逞伊賊僥覲委應不過
出此 朝廷之上亦已洞照賊情其言出於

恐脅琉球特以事係聲息且在懸遠勤有司
咨問小邦務要得其的確耳小邦與伊國雖
並處日域此為西北陸連華夏彼為東南極
海一方水道相望尚有數千里之上颿風飄
忽不與伊同反覆變態非我欲親伊每一面
竊發作耗一面稱款往來故無其常矣小邦
惟不能痛絕則微有以羈縻庶少休息邊民
而已且因三國高麗故事有時遣人下海以
刷回人口等項為名其實要以偵探彼中以
為伊國道里物力只憑傳聞動靜機詐徒付

送度委於應敵之道不便故也近據海中回
人說稱至彼偵知有平秀吉新滅國主源氏
代有其位自稱關白頗事戰伐於諸島中又
說國人潛說關白猖狂勢將不久又說對馬
島守宗義調稱病不主務却又訪知宗義調
為平義智所代等因聽此怪訝間有義智稱
島主義調親男來到宗平原自異姓却冒認
父子想是義智亦係秀吉姓親篡國奪島出
於一家相助為逆詐稱義調遣來報警實行
恐動之謀伊種陰譎無狀推此可知小邦自

經麗季大勢倭賊充斥屠劫先臣 國祖為
將剋捷勦殲而後繼於失禦藉於餘威設備
粗有條理警急亦自衰息至嘉靖乙卯有倭
船一百餘艘來犯全羅道達梁等鎮緣是小
邦狂安之以戰守兵吏多有被害然賊亦敗
衄殆無得還除此前後或因經過海道遭風
漂到或於島座藏伏竊伺或乘海暗瞭望懈
怠得以驅抄邊戶追截漁船掩襲弓手節被
守禦將官覺知或擒或遁否亦所得些少而
已近數三年內又絕無來犯之時安有對戰

以有勝敗耳降乎伐人之國降其人衆雖在一隅傳聲何限而敗者得以諱勝者急於誇乎伊言在肆欲黠反癡豈復計人疑信臣以小邦之得此言不惟保琉球之不服於倭亦意南蠻諸國之不曾服也臣獨痛念自臣祖先有國世篤忠順敬畏不負列聖獎與禮義之邦之稱不敢至于臣身而失墜而况世受殊恩異數優於內服若臣於聖上之朝則又加焉他不可殫紀如積久之詬誣得雪已絕之彞倫得叙極嚴之典訓得改至

蒙撥秘而放示此雖輦轂臣子難以得之於天威之下臣以外藩末裔有籲必遂無復餘願蓋千載一有天下無二焉耳臣常晨夕感泣懸望九霄區區願忠無可為者報德之期惟有結草不圖倭賊以臣亦傳海而國認為等夷不復知人獸異心順逆殊性乃以嚮導之名歸之言亦醜辱臣何不幸得此於閩越之間至于上聞朝廷伏惟天地日月必不以此疑臣臣亦不敢為此多辯惟復恐臣之事上誠或不至有以致之者仰

躡俯踏若無所容且切羞憤與伊賊並生於
涵負之中也所據倭賊臣直見其夸謾無實
驟驕必亡為不足慮者然又思得兇惡將禍
若或厚之猛獸將斃傷人必多伊賊跳梁猖
獗不畏天道不顧人理及其未敗不應安分
安知鯨鯢之獰不果一肆於波濤之外乎臣
已行邦內沿邊守將嚴謹軍火如遇賊船不
揀犯境過境輒便截殺外敢望 朝廷另勅
海道備倭等官施行要之有備無患不勝幸
甚為此謹具奏聞

幸甚下有緣
倭情事理

封事

丁酉封事

臣伏以國家存亡間不容髮 君臣同憂謨
猷亦殫矣雖如臣賤微豈無區區識慮而自
以迂濶不敢進言適遇 延訪之日終亦不
容於默也伏惟 聖明寬其在僭而採其一
得焉臣竊以為天苟未欲其禍者誰得以禍
之國苟自為不可伐者誰得以伐之臣苟毋
以亡道事之與夫民苟有與之俱存之心者
誰得以亡之也何謂天之欲禍未欲禍也若

稽經傳於人事善敗如曰天誘其衷曰天奪
之鑑似此者不一而足其尤親切者如曰吳
天曰明及爾出王及爾游衍於國祚興替如
曰集命訖命曰降顯休降弗祥必本於天此
類不可勝紀其尤宛轉者如楚為吳所勝而
曰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
有是何于蒼蒼在上之天而徵其威愛若日
可見之為也使為是說者而舉皆誕妄則置
不足信可也如其果知天人相與之理則庸
可毋惕乎今以千乘之國幾於滅亡而不曰

天之福禍行於其間則固不可也然我 殿
下厲精為治三十年有壘壘之效而無形顯
之過豈有不享天心至於幾亾五年尚不得
其幡然悔禍也乎臣愚竊恐天之於 明主
毋亦猶春秋責備賢者之意苟幾微非僻皆
足以為累乎先儒以謹獨為事天之事而訓
獨者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也詩曰不
顯亦臨無射亦保臣願以是獻焉何謂國之
可伐不可伐也若昔春秋之世列國不安業
命或相怨畔或相攻取其國各有圖議之臣

而人才非後世比相與覘覘必審而計無遺
筭矣然如魯欲畔晉而季孫行父論晉未可
貳則曰臣睦齊欲伐魯而鮑國諫魯未可取
則曰上下猶和是何其覘覘人國不於其兵
食城池弱強虛實之形而規規於其臣與上
下之和睦與否也古人要言微意臣固不敢
揣知而獨必知其不誣也今日 朝廷之下
得毋有偏黨不相和睦之弊而國不能為不
可伐譬之猶人一身氣血不調而易為風邪
所乘也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

而在蕭牆之內也以我 殿下英武邁古雖
不能一日已夫在彼之憂而在我好惡影響
中者何憚而在其猶然也且於易有之渙之
六四曰渙其羣元吉而本義曰上承九五當
濟渙之任者而下無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中
孚之六四曰馬匹亡无咎而本義曰初與四
為匹四乃絕之而上以信於五是皆責在大
臣者而今之大臣抑或忽於此義乎臣竊惜
焉何謂臣之毋以亡道事之也傳曰國將興
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臣諫而有益聽焉

足矣又賞以勸之何人不言何過不聞宜其國之興也諫而有忤不聽焉謬矣又殺以懲之何人能言何惡能救宜其國之亡也然殺諫臣之多孰如暴秦而諫者愈不止茅焦之事是已豈非忠臣義士不忍以亡道決其君也若雖無賞以勸之亦未殺以懲之而莫為之盡言則不如秦之臣子遠矣今我 殿下固無失德過舉而苟以堯舜望於吾 君則宜有可言者况勸之之際措置之末不盡合於事宜喻於物情者亦衆矣然未聞有犯顏

逆耳之論而顧多面從退言之習或曰此事上所厭聞也或曰此事大臣所力主也言之無補耳豈非以亡道事吾 君者乎孟子曰吾君不能謂之賊此又豈止如吾君不能者而先儒所謂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士正指此也 殿下亦何利於此而與之相安莫為使之痛革也乎臣竊惑焉何謂民之有與之俱存之心也在易兌之彖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而前輩說者以禹湯之事當之夫雖以禹湯之聖之仁隨山濬

川之功民受其勞大矣東面南面而征民冒其難多矣然其民非唯不愁怨而相與悅喜者信其將拯已於其魚淠已之其蘇也若以今日言之民之後於城築役於海防役於操鍊後於妄輸無非所為備賊者也始民之遇賊被其鋒鏃蓋慘極矣其子遺者之於死亡者非其父兄則其子弟也勇者冤憤怯者畏怖孰不以備賊為願欲荒然而一役之興民輒愁怨逃散相踵至有顯言寧賊速來以已是役者此非特中外當事之臣施措失便之

故亦民觀夫京師根本尚無必守之計而諸路急務不過山城審非扶老携幼以歸之地以謂一朝有警次第崩潰未必不如始者乃何故虛費物力重困我於未翦盡之間也當此之時而苟微大段規畫作國家精神以凝民志則終不親信於上有與之俱存之心也決矣古人曰雖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豈不然哉且於傳有之曰民生敦厯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以民之與此相及雖欲帥之使

戰其克又難矣臣竊懼而悶焉凡臣所列四
件者雖若迂闊而其實未必不關於存亡之
數伏惟 聖明俯而察之於其當自強者而
自強焉當有以攝壹者而攝壹焉當有以獎
養者而獎養焉當有以懷保者而懷保焉總
之為必可存必不可亡之術如是矣而小大
事為謀則獲之欲則從之豈復有難者哉然
臣於所謂事為者亦豈不欲効愚一二而竊
見邇間上章疏論事為者例歸有司得片辭
覆過為一故紙而已臣之姑舍是而先其大
者誠願免付有司直蒙 聖明留神幸不以
狂僭誅死則繼而有所進焉非晚也臣不勝
激切兢營之至

陳言

請削衛杜勳復任瑠等爵累疏

堂下會同

臣等伏以近日 聖諭所以拒塞廷論者竊
伏得以觀之未嘗不滋惑而鬱悶也夫乙巳
之事羣兇所構非 先王所知而未年大悟
方改而未已實 先后其承之權同之政可
考而善繼之責則重有所屬焉 殿下今日

益采公論而卒改之者 先王在天之靈其
不願之乎周詩云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臣等
於是安敢誣不然為然 殿下亦安得謂然
為不然乎 殿下若以臣等為誣則請亟正
臣等之罪以謝 先王否則臣等恐 殿下
終不得護以 先朝之事而難改也夫乙巳
之事在當時慘極矣而人心猶未大去者舉
知夫 先王未知羣兇之情庶幾或知之耳
既或知之以至今日庶幾其改之宜如何耶
殿下於 先王之志 先后之旨蓋 親承

之而在廷之臣及詳當時之事 殿下不以
今日從公論畢 先志則人心方始大去而
天意從可卜矣張浚有詩云羣兇用事人心
去大義重新天意回人心天意去回之幾更
復何待而決臣等恐 殿下終不得以是非
之定歸於後世也且人主操予奪之柄特聽
於是非之公以施於政雖是非之微者不容
不知而蹉過况不啻大者乎 殿下豈宜曰
予所不知哉且為臣子小有人心者孰不欲
言是非於當時乎而怵於黨獄緘口待今者

誠甘萬死然當時以言得罪者亦多矣 殿
下但觀今日所言是則從之豈宜以當時不
言而廢今日之言乎至於 恭懿殿三十年
所腐心而切願一夕懇懇於危疾之中者
殿下寧不軫焉于懷耶古有東海一婦之冤
是以傷天地之和今也 懿殿外享長樂之
養內劇東海之冤而 殿下有立施之力無
難從之義而不盡所以慰答則其為未安豈
止於傷天地之和乎於是 殿下雖曰予豈
不念 上殿臣等竊未敢信也嗚呼以 殿

下明聖此事亦待人多言耶伏惟 熟思之
而已臣等至是不暇避夫迹疏而言深也
臣等伏觀 聖諭有曰 先朝之事非後嗣
所容議若與前 諭云是非定於後世者
旨意相發而臣等之感滋甚也夫嗣有大寶
謂之繼體以子改父之道不啻若自改况如
先朝悔悟已形於言滄雪已肇於事者乎繼
而畢之適所以成其美也顧何嫌焉而 殿
下重難至此則是不為 先朝成美而後世
肆為非議 先朝代羣兇受之也 殿下忍

乎哉君子之愛人以德况以 殿下聖孝其
愛 先朝也乃在於區區遵依而已乎且
殿下於乙巳之事未嘗不容議而所已改者
不止一二今獨不削偽勳不復任瑠之爵而
曰我無改於 先朝無乃不然乎而兩失之
矣且以當時罪人言之任瑠之外皆已伸寬
以任瑠二人言之復爵之外亦已蒙 恩則
所謂衛社諸人猶得以為功者徒以二人之
罪而二人之罪又止於不復其爵則其非逆
賊也明矣寧有罪非逆之二人而功可稱於

衛社者乎今雖不復二人之爵而偽勳決不
可不削也既以偽勳當削則二人之爵自不
應不復也此理明甚在加之 睿思而已
臣等伏以大小臣僚聚首吁閤四月于茲是
豈可已不已而強 君父以難從之事哉
殿下之從之也則為 先王蓋其非已之愆
為 上殿釋其切骨之憾畢伸枉死之冤無
復勳券之偽而快三十年憤鬱之人心定億
萬世公共之國是無一而不可者否則不為
先王蓋愆不為 上殿釋憾枉死者猶寬勳

券則存偽而人心愈鬱國是靡定無一而可
者 殿下何憚於從之何便於不從而堅執
至是耶臣等竊恐 聖心或有偏繫之私而
泛為辭以拒之也人主而有私心惡得使人
心服乎伏惟 澄省於本原之地有一毫則
痛去之然後言者不是從矣

臣等伏以 先王初服幼冲蔽于奸欺而在
位日久漸克覺悟以今日繼述之義言之則
益用公論而革復無餘亦 先王之志也亦
先王之事也 殿下豈宜若故避嫌而云不

敢擅乎且在 先王覺悟方深有如云云之
教則不欲稱焉 覺悟尚淺有如云云之教
則猶懼不揚焉臣恐 殿下於孝愛之道未
加研思也臣等請以 明旨諭於國中若曰
必欲革復是者右否者左如是自公卿若宗
室若大夫士以至生徒耆老軍民必皆右獨
為勲之中首事數家及原從賤隸過為私憂
者左矣 殿下不與公卿若宗室若大夫士
以至生徒耆老軍民同其好惡是非顧與偽
勲之中首事數家及原從賤隸過為私憂者

同之不亦僨乎伏願 殿下思繼述之大義
察舉國之好惡是非也速決而快從之則幸
甚矣

臣等伏以 聖上識慮之明凡在大小臣僚
雖不足以仰望萬分之一然集衆見而揆諸
理豈盡不審權度且苟為雷同哉今也皆曰
繼 先王悔悟之志而革欺蔽之政孝之大
也否而徒曰遵守則於孝為謬焉 上殿彌
留之證凡在大小臣僚雖不敢謂如何必可
已疾然聞於侍診者餘談孰不知為心恙難

以藥餌為哉今也皆曰因前日懇惻之 教
而畢慰解之舉孝之急也否而諉曰重難則
於孝有憾焉且非獨太小臣僚然也庶民在
下至愚而神自堯舜不能不與同其好惡者
無不以此為言矣臣等聞之道路察之顏情
誠見人心不容誣而公言不容遏也特 殿
下未必盡知耳雖以 聖孝之至人諭而戶
說之恐不足以服其心也然此在夫人事而
已災沴之生無虛旬月如譬如嗔雖其各有
名應而若故藂萃於論事之時使 聖心不

得安於所執夫天意惡可謂無與也古有士
夫患疾猶曰造物所為况在我 長樂之尊
乎此時而侍藥聽再設焉是宜 殿下之憂
畏益切迫而膠固益以難矣則乙巳之事至
此而畢革庸非天數者乎 殿下若猶違人
逆天而使 先王實陷於過 上殿終抱其
慟則顯微去就之理未暇言而不泯之議難
追之悔甚可懼也伏惟 深思焉
臣等伏以盈庭之言殆無餘力時月亦久矣
而未蒙 允俞誠不曉 聖意之所執也昨

於朝報恭觀 批旨雖非所以諭及臣等者
而竊仰 聖明疾邪議於既往 懼黨禍於
方來非羣下所逮也然在臣等之所終惑則
不得避出位之誅而不為畢達也彼論鳳城
之時諸以為公論者皆出於元兇而苟同於
畏死果何所不至也然以此故而并疑今日
之論則過矣如宗楚客李林甫布其腹心於
御史給事中等官則有言責者未必公論也
如元載使百官奏事必先定可否於宰相則
百官未必公論也王莽矯偽惑衆而庶民諸

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咸願得其女為天下
母如此則國人亦未必公論也然後世戒此
遂廢言責不信百官之言蔑國人之是非其
可乎且論鳳城也乃乙巳之事而今日之論
所為痛夫乙巳之事也寧復前後一揆而難
辨也哉若夫後世有忠義討賊而奸黨復藉
口為勲此亦不可謂必無之事也然為此慮
而不正今日之事則亦過矣堯不能慮後世
之操懿而不傳天下於舜也武王不能慮後
世之安漢而不託幼孤於周公也聖人雖處

莫大之事而不能慮後弊有如此者况奸兇
之誤人國非必援比故實而在今日慰安
上殿於危疾之中為事甚急逆防來世之患
為事甚緩惡可諉此而為之辭也哉伏惟

聖神毋是獨見毋忽羣言幸甚

北邊攻守議通政以各

北邊之事臣不諳本處形勢無從入思議實
未有一得况具上中下三策乎第以臆度膚
見為今日之計不過曰毋討有守而已今之
議欲討者必曰犯順可怒必曰否則示弱其

不欲討者必曰舉非萬全必曰度力則難臣竊以為為後之說者固得矣然亦不待此說而前說可廢也何哉臣之然後順逆名敵之然後強弱形人之然後怒生彼賊胡本一種野獸耳且不知有父子則君臣非所責雖其有所求賴於我稱為嚮國實非我臣屬比緣邊臣失於撫綏又搖尾為噬人亦其常性耳惡足強而臣之校以逆順乎且彼未遽候我國強弱也獨六鎮強弱為其耳目所習及其來嘗果若無人之境雖欲彼毋弱六鎮得乎

今欲討罪不能以六鎮為之別有徵發形亦難隱則彼始也所弱六鎮而今也所弱不止六鎮是我與不足敵者敵之顧不為重示弱乎於不足人者人之又為不得已於怒者乎况舉未必於全力亦有所難實如後說乎然初非待此以廢前說者故臣毋庸枚數也若夫守之之備則有二焉曰實兵曰治田何謂實兵六鎮士兵殘寡歲甚一歲無事之時猶不足以示彼人自有聲息以來不免勤朝廷之慮益其防戍可謂備至矣然募之於京

中徵之於他道若欲其人耐邊上寒苦熟山川夷險習知蕃情馳突之技與之相長則不得與土兵比非唯不得比土兵比之本道內地兵亦不侔矣并與所乘之馬肥健而往羸病而歸當其留時無實可知雖多亦奚以為臣之妄料以費於客兵食者月給土兵且為規畫人給馬匹襖子戎械之屬使人人感奮自力為敢死之士則足以一當百矣又即本道內地之兵增損輪戍之宜亦略得食於官至馬匹襖子戎械之屬或以試才而得或以

資乏而得使人人忘往來之勞而與土兵相先則足以一當十矣向所徵募並可罷也等是費食耳今之費與向之費者孰為有益乎如馬匹襖子戎械之屬亦國家不得不費力辦送者然不至如運米之難也且誠用下項屯田之計則土兵戍兵又不為無事而食而運米之弊可以稍除矣但臣伏聞國家於輸邊之物未嘗不用至意而邊臣多不體奉者上年運入之米用度不甚謹至掩心衲衣之放尤無實惠念之可為寒心巡撫御史之

屢遣議者以將吏疲於聽命為病此固有理
臣竊以為在得其人制事得中無有擾害耳
顧不可毋遣以糾察餉賜一事為尤重也何
謂治田兵之所屯食為最急故趙充國謀破
羌先務屯田其所上便宜之一曰兵士若干
留屯以為武因田以致穀威德並行又曰居
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臣竊得聞之北邊之
地厥土膏腴優於南方閒曠未墾不啻其多
試令巡撫御史相度形便隨以幹能一吏專
委監董役用土兵戍兵得食於官者官為辦

給牛種器用至雜色元居入居人戶亦各量
宜折給要之自耕至獲之時千耦布野廬舍
相望則兵之得食者始專軍糧而令兼農糧
也雜色元居入居者以編戶而為戍兵之助
也兵不離農農不離兵從古以為得策穀成
之後兵之所作歸公而復為兵所得食雜色
所作歸私而人戶免於失業蓋雜色人戶向
雖知閒曠之可墾而力單不可謀始亦畏零
賊不可能也今所恐者地或不足耳不可使
寸土不墾也臣又欲言徙新刷舊俱須得宜

以增邊民一段而使民生理不足徒多驅勒
以入畢竟無益故言止於治田誠以有食而
後可以有人矣臣言非謂可備采擇不得不
應 旨

海州

行在所累

啓

議政府
率百官

討賊復讎力雖未至而事非但已遺大投艱
意雖已決而時則不可臣等恐國人之有覲
於 殿下者舉墜於地而 東宮羸疾正爾
猝遽承當亦必遑遑悶悶而有所難言者况
兇醜猶屯海徼 天將猶在封內京師望

駕而未覲 陵廟慰安之未親 殿下雖必
欲自遂不亦已早耶臣等不得認為 殿下
家事而徒汲汲於奉行也百僚同辭瀆籲盖
出國人之情不容於止而渙散萃聚之幾將
判於茲焉伏乞 三思
痛修暢厲之行以回 天意屢降哀痛之言
以感人心慰著辱於 宗廟之如在荅飢渴
於京師之子遺與夫訓練生聚以為復讎之
地皆 殿下今日所當自任之不暇而遽欲
以遺子孫雖不有臣等之論列而獨不念

祖宗付託之重不容如是遽自解耶然而
聖諭為宗社計者臣等竊所未曉而賊亦
未可謂已退也臣等至是不敢多言伏惟
熟加研思而已

下情堅懇上教彌峻臣等竊悶竊惑焉天
心悔禍而命則新于殿下民生極困而望
則深于殿下循省之痛切轉移之疾速亦
惟在于殿下而投遺於諸嗣期待於初服
誠恐非計也家人父子將有付授必了已所
當了然後方以與之方全天性之愛不誤舊

物之重而于國顧可草草耶進御京都會
有其日慰五廟之祝詞謝百姓之旨諭
皆當自為不可遽代此又於理明甚殿下
之志雖欲必行而今則決非其時也臣等冒
昧瀆擾蓋所不免伏乞睿察
以春秋則未宜倦勤也以安危則不容引疾
也以為前已為期則今日豈可謂賊去也以
為天方示警則此舉非所以應災也蓋嘗瞻
卧薪之不暇而褰裳棄屣之是為以此告
祖宗以此遺子孫以此言于天將聞于

皇上至以諭餘黎示強寇臣等不見其一當也而况天性之愛下同常情視東宮自量未可堪悶若無所歸之狀臣等竊意一聖衷之已動也持以日久而傷大矣伏乞深思亟寢不勝幸甚

此時上體違豫東宮亦不安寧下情憂悶如何然為國事計因成筭而措置與新服之擔當其艱易豈不懸殊耶且夫君為神人之主今也廟社未及再奠黎民未及還集殿下顧何主焉而遽欲以傳之嗣耶此等勢

理惟在研思不容放過焉爾

臣等伏承聖批蓋益悶而滋惑以戡亂之難也而欲委於儲嗣之幼冲以御治之久也而欲同於氣機之流易殆非前聞而徒為失計也大抵今日天意去而卒回人心離而甫合國事之蕩折者方須整完雖君臣上下相與淬礪責難責實日新一日不放晷刻猶懼其不濟顧乃上惟急于釋負下則堅於戀戴淵聽愈疑輿言難遏萬幾屬於謙虛百職曠於聚斂播越之未加此氣象甚非所以

了當今日也

臣等伏蒙 聖批每以疾恙為解臣子之情何敢請以勉強顧國家之憂虞在大 聖躬之疾恙匪深故不得以退默也臣等雖無狀亦不敢顯諛於 殿下殿下學問高明優御萬幾古之帝王罕有倫儼而國人尚有厚望者 力行如何耳 加之意而已今也艱險備嘗困心衡慮天所以玉于成而人將覩夫大有為即因禍為福轉危為安豈不沛然也哉於是 過自引咎而遽議 內禪夫 東

宮吾 君之嗣也天資之美則猶吾 君也授受早晚何爭焉獨其學問之未就而萬幾之猝當正此存亡之際不啻其難而困衡之益又非冲年之能得書稱冲人未堪家多難孔子以有民社何必學為賊夫人之子 殿下豈宜不為致念而忍於以賊遺急於艱大之接耶上而遂誤 祖宗之舊物下而不全天性之至息是誠可懼也於虜庶幾 無疾病與於虜庶幾 改之臣等不勝祈祝嗚呼之至

槐院文書事草記

倭情 奏文既已 啓下繕寫今當齎送而
臣待罪承文提調自叅預製述之時以其措
語極難知其有所欠穩且臣於變故之後再
赴京師少諳事宜首尾今誠疑慮及之而自
分微末所言無能為重輕不以達於 聖鑑
則臣子之義有所不可故冒昧敢達大要今
此所為急於 聞奏者未審何說為主若以
為賊之退否不以時報為未安則 天朝固
已令 我於蚤倭盡退之後據實馳奏而目

全未退之倭尚多則未及應奏之時分也不
報何有於未安乎况 天朝既遣宣諭將官
又 命冊封使臣方莅倭營而將事焉即有
遷延撓節冊使諭將自應陸續奏報 我固
不當觀知其成否利鈍而徑行奏報也藉令
冊使諭將所報有不能以實之蔽 我又不
當密奏必多抵牾之詞為若告訐者然也然
若奏此而必得 天朝動念再調兵糧及時
勦援則不暇計其他而一日為急可也顧奈
有不能必然者臣之赴京師時竊聞朝議自

初為東事無一人欲出兵糧過江以救之者而兵部石尚書排羣議而獨主之兵糧之出無非其力其不能因平壤之捷而究勦除之功則失在閭外而不在本兵也既而方內為之亦敵則羈縻之計出於不得已羣議又非之而尚書力主行之無非為我也設或不幸不果解紛而尚書之本心則可切感也如孫經略深以封倭為非與尚書立異若不為苟且者然其意見初不過畫江以守則為我之心視尚書孰厚也在朝列之臣凡非議

封事者大率皆孫比云今雖賊情之奏以時得達而及時勦援之議恐未必動也臣赴京時各衙門大小官人向臣等言皆曰汝國每請兵兵或可出也而問糧可具則曰不能糧或可與也而問船可具則曰不能如是而每欲全賴天朝之力為汝國不取也此言尤可悚然而在於今日事涉告急者如非甚不得已與必可有益則恐不當屢發也且天朝之臣主幹我事者如宋經略李提督劉寅外及顧總督皆重被物論而石尚書亦累

彼僅免矣往者金晬與臣赴京遵 我廟議
力陳講倭之非適會宋經略等被論之時雖
其論初不為臣等之言而發而不無有以激
成之者臣至今思之寒心其後司行人之被
論雖尤不因 我人之言而所發皆在 我
國時事亦足嫌也頃又胡遊擊者以 我咨
告軍門以卒徒擾害地方之事遭簿責而去
是何 我之不幸前後有此等事不一而足
况今 奏內所列與冊使諭將所報果多抵
牾則冊使諭將方在 我疆先被 天朝詰

讓而石尚書亦不免狼狽必矣 我將享蒙
告訐之名而 天朝之臣固不無快之者然
而厭薄之者尤不勝其多矣臣赴京時石尚
書面言吾雖衰境鬚髮不甚變自為汝國憂
悴而後皓白如此矣但朝臣當汝國事者無
不見敗雖吾何能以乎吾敗之後恐無更肯
當汝國事者矣今竊聞尚書已被 皇上震
怒而此奏適至則其激成 重譴何止如金
晬與臣之行哉臣前以文書勾當進詣備邊
司竊聽僉論乃什八九同辭而其意如臣加

切矣此皆 聖上所與朝夕計議之臣必當
具達然而事不遂已臣竊恠之也若以為通
信一事不可不聞而行否則臣亦有說焉
我之對賊已四五年矣豈可猶然如此而已
乎為今之計若能亟治兵食及賊未去勦殺
不遺則上也有所不能而賊如再逞背城一
戰不惟苟全則次也包羞忍恥姑從邀求無
甚難者而生聚訓練功緒完時雖不能越海
致討而俟其再來必殄則亦一道也三者於
義理各有所當亦有長短而非 皇朝之所

能沮亦非 皇朝之所能強惟在吾君與吾
相度內何必急於 上聞若將稟承以為定
奪者裁抑或事機大變必不免於告急則
奏詞又當自別不容含糊無歸結如今之為
尤恐不可徒以速為得也臣只據愚惑之見
不知忌諱之言罪合萬死惶恐敢 啓

控辭

辭承文院提調疏前後三首

伏以臣生地之卑立身之微在諸臣中無有
倫比獨以早竊文字間虛名 朝家以為或

堪一分需用之故前後處之從優蓋 恩命
雖出於 上臣豈不知物議之苟然饒俊耶
至於承文院提調乃儒臣盛選而臣又以此
故得帶尤豈不知一日不可堪處而近數年
間可謂 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也為臣子者
無論堪與不堪有不容自言得免之義故屢
勉以就之然臣未嘗一寤寐而自安也且使
臣之為文字果有關於需用則猶之可也顧
臣既幸科第之後不復萌意以此一事售於
當世故三十餘年一廢而無所用心間雖為
之亦止於迂僻而已近數年來乃強而從事
詞命則泥滯齟齬之為病雖頗經刪潤之手
而終是不中者多合用者少比及再忝使事
持是無以動人而格 天則臣之無狀已畢
見矣况今國勢稍定用人務在澄汰而槐院
提調之足當專責蕪官之足責成就不似曩
曩 行朝之乏置其人何至使如臣者久於
虛受而虛授之譏歸於 朝家也哉抑臣有
一焉在臣分內當得亦可以少展所學者唯
字救一事而嘗亦得試六七邑雖未有以來

赫赫之譽而猥自以無甚瘵曠也目今銓曹
注擬之際尤患守宰之難填令臣獲解非援
而見畀一州郡則當此國與民俱艱之日庶
自謁其愚以實効報 君父亦免於衰晚餘
景悠悠虛名之下矣此臣自知之明區區之
忠而非所敢誣於 宸聽者也伏望 聖慈
垂察命下有司適臣承文院提調俾安賤分
至其情願外補則量宜施行不勝幸甚
臣於上年疏陳蕪帶承文院提調揆分量才
俱不堪當之情冀 賜適免而 聖旨不許

至曰文章動一國當此艱虞之時委以詞命
又曰門地又何足論臣於是不勝感激惶汗
竊伏惟念門地一節既蒙 聖人之言出於
天地之量臣不敢猥瑣再瀆而文章者初非
臣所有事一國亦不以許臣何有於動人乎
特 天日之光過於下燭耳臣雖不甚駑鈍
早知屬文而既占科第之後俛首吏簿遂拋
詞翰未嘗與時輩後先此事獨因罷散多時
閱覽古人所為而倣倣一二然無意當世之
用壹於迂僻而已至於公朝文字非唯臣自

知不中人亦共知之蓋事變以來臣所起草
奏咨之屬動費院中刑潤終亦難合屢矣誠
其文不相近如此而得名詞命之委庸非虛
受者乎本院提調雖非盡須文書出手之人
而要皆名重宰列歷踐自別不問勾當緊慢
而帶之宜也臣則萬萬不敢同此伏况臣受
氣甚薄衰白特早今且未及六十者二歲矣
追隨文士治筆硯於其間臣自知漸益有所
不能也伏乞 聖慈命適臣承文院提調今
臣在內備數宿衛於尚能步趨之前在外代
匱凋郡於未盡神力之時即安賤分而亦免
於遽廢不勝幸甚

臣以承文院提調非據不堪情願適免疏陳
至再先則猥蒙 獎諭不允後則 下大臣
回啓不得適又後因病乞解見職及兼帶則
有并適之 命是 聖明特已俯燭蠅虱之
情也尋又本院啓差雖欲輒復控辭而賤微
之臣屢瀆 天威誠有所難 屛勉仍冒行且
浹歲矣臣及覆惟念本任實 祖宗朝以來
號為儒臣盛選今之得帶者亦皆重宰顯列

也臣獨居於下流而廁於其間則徒以事變而後國書交馳之際虛名謬聞或堪代之草創耳奈臣學不通方文不適用其所製述不合事大文字非唯臣所自知人亦公共言之夫以薄技見於當世人所不能無心臣何嘗不自殫竭而齟齬不入操如此加之衰退頓甚非能自力之時即 朝廷曲加優容而臣實曠無補効猶且以非其位自視宰列閑漫帶局者然則臣不敢也古人有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之當去此任審矣伏望

聖明再賜裁察命遶臣承文院提調俾安涯分不勝至幸

辭承文院提調并校正廳堂上疏

伏以臣屬有賤疾將臣見職及兼帶承文院提調職事已具辭單上 聞旋蒙 天恩給由調理矣乃復聞以校正廳堂上啓下臣不勝惶懼隕越之至臣以承文院提調為不敢冒自前累經控辭獲 允今又因病祈在必免者本院是自 祖宗朝儒臣重選之地提調又顯列宰臣所帶之名臣特事變之際承

乏製作咨揭類於事役非取於位望亦有不暇辭避之義而邇年以來則文翰諸宰見帶者甚盛文書之務綽然修舉臣顧有文字僻澁不中用之病人所共知誠不合久據踰僭此在 聖明之所下燭也至於校正廳堂上一時特設其為選望又不啻如槐院非如臣者夢寐所得到而茲者啓下必或因臣謬有讀易之名也臣於易之一書自少至長不曾開卷而近自六十之年始得讀之然其愚妄以為卦爻象象俱是聖人之文以凡庸之人

讀聖人之文不可遽事探索義理惟當虛心熟讀欲令聖人文辭稍稍親切看得文理自有槩例然後參稽傳義分辨象占而假借口訣略為停當其從傳無疑者則從傳從義無疑者則從義傳義俱涉起疑或有餘蘊則附以愚說亦非敢率意撰出要皆明有證據務合本旨抑以竊體朱子不以不因程傳為嫌其與時輩講論文義以為不得從尊畏前輩之意庶幾不至陷於悖戾蓋已隨得隨記若有倫理者什之六七而衰不能楷書貧不能

繼紙無以易其藁早晚隨分蒙 恩補一僻
郡得有書手紙筆可以繕寫就完而臣伏遇
聖學高明之日區區微忠宜欲一效芹曝之
獻復恐以狂僭受誅計不知所出為日益久
凡臣謀有讀易之名者此也決非所以從事
於校讎之地且臣妄見聖人立文字自當有
一件義理而如今日從傳從義作兩件口訣
實屬未安不得違背其心而塞責為之不敢
有隱於 天威之下伏乞 聖明察臣守分
守見之愚將臣所帶承文院提調校正廳堂

上等職事先 賜鑄免而後罪之重輕席藁
待 命臣謹稽首稽首以 聞

投進

周易本義口訣附說投進疏

嘉善大夫行杆城郡守江陵鎮管兵馬同僉
節制使臣崔豈誠惶誠恐稽首稽首上言于
正倫立極盛德洪烈至誠大義格天熙運
主上殿下臣伏以往在壬寅年中臣控辭周
易校正廳疏中有乞 恩補一僻郡專意治
易一款雖未即蒙准許既而罷局數月蒙

恩除授本任于今三年將息衰疾賤業亦就
完訖 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此極矣然臣
原疏事情豈應 天聰記有今臣更得備舉
本末焉臣自少時雖從事文學猥有名稱顧
無著實之功空空然耳比及得衰之年國難
書亡之後幸叨奉使赴 京師購得周易一
帙乃臣未讀之書歸而讀之雖知可喜而所
患孤陋無師友可相質無翼書可叅訂則自
奮以為天下之理至公其在人心之明無間
聖愚而易有聖人之道四一曰以言者尚其

辭夫言所以述理由辭以求理此下學所當
務然以庸常之人讀聖人之書不可遽事鑽
研唯須虚心熟讀看得聖人文字稍稍親切
言則有槩例而義則有變易然後分辨象占
停當口訣庶幾萬分一不失於三聖人之辭
至於程子傳朱子本義略有異同不得不參
互稽攷而從傳無疑者則從傳從本義無疑
者則從本義傳本義俱涉可疑或有餘蘊則
不得不附以愚說亦不敢率意撰出要皆明
有證據兩期合於聖人之本旨抑以竊體朱

子以其推尊程子之至而不以不因其傳為
嫌其與時輩講論文義則以為不得徒尊畏
前輩之意如此可免陷於悖矣蓋嘗隨得隨
記著有倫理而表不能易稿貪不能繼紙早
晚蒙 恩得郡資於俸餘圖就繕寫伏當
聖學高明之日宜欲一效芹曝之獻此臣始
終一忱而及茲遂計者也臣又伏見我國原
行周易口訣槩據程傳而壬寅校正本兩據
傳本義臣於前疏中已云聖人立文字自當
有一件義理乃作兩件口訣實屬未安矣故

臣今所定口訣者謹依 中朝見行易經用
本義之例專據本義而為之却又不免有所
從違則終不能不以狂僭為懼然其本心所
在所務合者經旨所切體者朱子之意若其
迷惑得罪於不知不覺之中則有不暇恤而
不得旋自揜蔽於 聖明之下也輒將所有
周易本義口訣附說一帙四冊隨疏投進緣
臣初非設意有關於 帝王之學故不得比
同前代儒臣所進大學衍義等書體例然而
倘下博士學士等官就與刊正要於可行則

於 聖學體易之道亦未必無取也抑臣又
有懼焉孔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大聖人不踰矩之年猶若有所不卒
於易者况臣至愚極陋僅十年之得而自以
日加衰朽朝暮就木遂恐與書俱泯汲汲於
繕完封進不能保其無有舛誤也伏惟 聖
明垂愍諒其愚誠焉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冒死以 聞

表箋

誕日賀箋 晉州下並同

星連珠以聚奎運膺啓聖斗揭柄而指子時
叶履長瑞氣綉緼歡聲洋溢恭惟
主上殿下德由天縱資實生知感時不忘於
劬勞中篤孝慕歸羨必本於震夙下循慶儀
滄回虹流之辰彌迓川至之慶伏念臣南州
滯迹北闕懸心才非望於古人未成金鑑一
錄夢猶通於上界得獻玉卮萬年

同前 代監司

聖人之生不數有待降休化國之日初長如
期來復庶倫同慶終古茲辰恭惟

主上殿下敬德內躋謙光外茂躬御大寶二
紀若自代之初禮緣羣情千秋非襲唐之故
允今嵩祝之盛孰後華封之誠伏念臣分竹
已叨及瓜猶滯忠深學劣未成金鏡之書迹
遠心懸徒作雲天之夢

雲替
邱諱字

討賊賀箋

與天同育容有孽牙之生無地自全果宜幽
顯之戮凡含氣血競動歡呼恭惟
主上殿下德侔兩儀明並二曜王者之怒怒
物何嘗欲刑聖人之誅誅心矧已幾事慰五
廟於震憤宣四方以湛恩伏念臣素居下流
叨牧南徼恨微先見奮堯羊之觸邪欣實至
情偕虞獸之率舞

同前代節帥

自天佑之豈容奸窺於大位與衆戮也俄遍
臬示於多方戾氣彗除歡聲潮至恭惟主
上殿下宵旰二紀淵冰一心孽牙其間非地
毓海涵之過飛走無所見神誅入討之同怒
不煩於一戎謀何有於三窟伏念臣職叨闡
鉞才愧干城奉揚餘威界上絕嘯兇之警申

祝遐壽軍中唯歌德之聲

放到 大明會典全書賀箋

懇雪舊寬終始以成於大孝恩霑新典再三
而訖於全書勅隨使回歡與邦共恭惟 主
上殿下恭為子職簡在帝心承十世戴盆之
天痛存遺體積廿年傾藿之日情悉析毫茲
榮荷之無前允慰伸之有後伏念臣生地測
陋際時亨嘉克保昔叨知事完之不易繫官
雖遠想宸喜之非常

上尊號賀箋

帝王之孝終乃事為祖宗雪蓋天地之功強

而稱緣臣子歸美儀文載縟冊寶揚鴻僊語全聯

恭惟

正倫立極盛德洪烈主上殿下至誠奉先誠
身獲上滌惡名并其偽系待今晨於二百年
放秘典繼以全編隨我使於三千里宜有非
常之舉式當莫大之休伏念臣其幸際昌期
方承課寄迹滯南徼雖阻班於嵩呼心懸北
辰倍輸悃於華祝

同前賀 中殿箋

至德隆功必曰天微坤誰助鴻名顯彌加於
父在母亦宜吉並詠龜崇均鏤玉儷語恭惟
中宮殿下宸闈十載夙夜一心痛祖先之蒙
彼詬誣久篤相儆承皇上之滌除瑕類終由
叶誠茲享無前之成式膺莫巨之慶伏念臣
縻迹外服聳聞殊儀祝聖人之多男竊效華
封之老歌大國之有子常同涓埃之初

太廟賊伏刑賀箋

火之曰火殆延五廟之灾刑以正刑斯正二
人之罪幽明釋怒遠邇騰歡恭惟

正倫立極盛德洪烈主上殿下孝敬奉先仁
威臨下尸者不職容令寶玉大弓之窺轉而
為祥或是祝融回祿之相既嚴討其當討將
勅修所未修伏念臣迹滯南州心懸北闕焦
頭爛額莫同奔呼之勞拜手颺言徒有頌祝
之懇

冬至賀表

承文院製下同

地中之陽聿動節回小春天下之慶攸同儀
視元會重霄瑞色普域歡聲欽惟
皇帝陛下與道俱冲因民欲逸遵閑關之戒

養靜蓋將有為見生物之心推仁不可勝用
茲方躋世於化國豈止撫辰於流年伏念臣
職靡東藩誠拱北極存亡興滅受蘇特尤於
品形感德戴功攢祝惟倍於壽域

冬至賀表

不用未

一陽來復象稽羲文之微萬國會同儀衍魏
晉之小式新敷政於令撫辰欽惟

皇帝陛下天縱聰明日躋聖敬寢省方而順
道穆穆高居體生物以為心洋洋廣彼曷堪
微於歲美氛載叶於書祥伏念臣繫守東藩

瞻依北極朽骨再肉荷恩倍於尋常嵩呼三
聲輸悃同於咫尺

方物表

地中陽動茲屆履長之辰天下歡趨敢恣享
上之儀右件物等潔雖采藻凝類獻芹惟冀
明底其情顧傷貧無以禮

乾清坤寧二宮災慰表

不用

聖德儉恭居維未央之舊天心仁愛警以回
祿之災震及多方驚如同日欽惟

皇帝陛下思道端默畏威側修反觀我生罪

寧歸於燕窩將用民力殃恐及於魚池凡聞
哀痛之言共仰轉移之兆伏念臣國綿垂滅
息荷曲全雖有粉骨而糜軀尚難報稱末由
焦頭而爛額徒切馳瞻

天兵再出謝

恩表

事改不用

風雷不止于一再窮兇竟難逋誅馬步方調
者七千大援將有後命倒懸其解仰荷奚勝
伏念臣資與力綿祚由德薄守藩承於十世
綢繆未陰之隳功對壘訖於五年收拾餘燼
之蔑効下積幽明之著痛上增宵旰之顧憂

惟廢絕之是宜乃扶全之如始水陸並征之
誰敵且先協防芻糧偕出之靡遑姑用折色
孰謂海隅之懸重詔區內之勤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至仁宅心神武御物聖人之怒在
當怒寧容匪茹之猶狂王者之兵期息兵實
悶無辜之卒翦斯申順動之舉亦伐近攻之
謀臣敢不專仗威靈復循職業討賊而非自
克雖愧於嘗膽卧薪酬恩而苟可為勿圖於
殞身橫草

皇極殿災慰表

至誠之道方格于神明无妄之災忽纏于宮
禁羣工奔走率土震驚欽惟

皇帝陛下乾乾自彊翼翼時保仁愛或過若
難知休咎之端轉移為祥寧果有顯微之間
恐彌勤於聖慮蘄勉顧於輿情伏念臣繇業
偏荒荷恩最厚焦頭爛額既阻於効勞引領
馳心唯專於申慰

冬至賀箋

魏州下同

維時獻其襪履節回小春適既還我衣冠時
復朝儀視元會地雷初復天日再長恭惟

正倫立極盛德洪烈主上殿下濬哲文明嚴
恭寅畏寢省方兩順道重與奠安體生物以
為心均同蘇息載新踐運於令撫辰伏念臣
畿輔分憂禁闈阻賀當冬至夜半予起瞻斗
躔使聖人壽多男馳効華祝

正朝賀箋

天得一地得一聖人得一疇非太極會通歲
之元時之元正月之元矧又中興端始茲維
令節特表昌期恭惟

正倫立極盛德洪烈主上殿下濬哲文明嚴

真簡易集
恭寅畏撫辰凝庶績不尚清虛而無為斂福
錫厥民毋令逸樂之在已凡稱迓新之慶舉
切歸美之誠伏念臣待罪畿州分憂忙政獸
搏酌言以賞直雖阻對揚象魏懸法而布和
敢孤體奉

千秋節賀箋

承文院製

重明承日月咸仰於少陽千歲作春秋聿回
於初度謳歌攸徧蹈舞則均恭惟
皇太子殿下溫懿性成元良望著位正貳極
以序以賢而具宜禮隆三朝為忠為孝而用

譽茲當誕彌之節式受滋至之休伏念臣有
此再生無非並育延頸願効天地長男之尊
誦言不忘本支百世之雅

賀加上

茲殿徽彌表

慶衍文孫方舉建儲之典尊隆堯母遂申推
本之儀色洽怡愉聲流洋溢欽惟
皇帝陛下仁安天性孝盡人倫承宮闈之至
歡何兩不用其極率海寓而歸美孰云無能
以名茲四字之增徽迺萬年之綿祉伏念臣
職專箕壤誠切華封登琬琰而載新遙捧稱

請並岡陵而彌久倍輸祝謠

校正廳 宣醞謝箋

校讎不期於迄今宜彼譴責鳩聚何有於稽古又露榮恩醉飽之餘欣惶靡定伏念臣等雖由書生而進素乏博士之治讀而不知潔淨精微果奚得於易加以諸說紛羅顛倒弁與失之經顧惟宋儒傳兼本義之可師然豈我國譯用方言之能似故自承當是命咸虞稱塞之難矧非一人一日之為容有差異亦既至再至三而定懼猶詳假我數年之非

所擬論曰為改歲而急於投進未必經乙夜之覽俄已降需雲之施借仍閒宮去天威之咫尺封實內醞多日給之尋常味具水陸而極嘉量無淺深而皆滿屬當庶事之草創繫為斯文而殊尤禮寧繫於道存乃伴設醴勞匪同於講罷又過賜茶白頭青鬢之相忘狹骨淪肌而均感茲蓋伏遇

尊彌主上殿下聰明首出淵默躬行觀象玩辭已了羲文之畫對時育物一如天地之心謂帝王之學與韋布殊而聖智於言則芻蕘

擇故雖以康寧之口訣驟取於侍從之儒臣
遂令聳聳之倫從事考論之地實微覃思之
力青藜誰逢重賁錫宴之光白虎未有繼以
便蕃之獎資無非聳動於瞻聆臣等敢不退
而更求聞所未及如承帷幄不專簡冊之文
或處江湖毋替垣籬之筆蒼天之寵八地乃
休

誕日賀箋

半千年而生聖若有待然旬一月而復陽如
相期者人人歸羨歲歲履嘉恭惟

尊號主上殿下敬德內躋謙光外茂祇奉曆
服迄茲中興之休勉循輿情非故長慶之例
凡今嵩祝之盛孰後華封之誠伏念臣白首
專城丹心嚮闕北辰居所雖難邇於耿光東
海下籌願借添於遐壽

加上尊號賀箋

愁勞聖人以起尤貴遠於轉移懿羨臣子攸
歸未能終於搗搗謂加揭詠歌倍騰恭惟
尊號主上殿下道亨雲雷光復日月佑于一
德帝省其干求涕回孚乃同心予曰有奔走

禦侮訖厥大勲之集昭茲殊典之行伏念臣
白首專城丹心嚮闕世方清而身朽老無望
於還朝邦雖舊而命鼎新靡忘於祝上

同前賀箋代方伯

中興必由中否百王孰能於一身大德宜受
大名三月方允於萬口洪徽重揭忻戴畢騰
恭惟

尊號主上殿下濬哲文明發強剛毅獲上有
道終始至誠以徵皇靈立賢無方細靡咸職
而屈羣力屬丘墟而復故何毫髮之匪休伏

念臣生際昌期坐縻謬寄景命得新命加永
遙祝於北辰謙光與增光並升切瞻於東日

正朝賀箋

寅居春始斯行夏之時子起夜分則用周之
朔三元令節千歲新年恭惟

尊號主上殿下德配乾坤明侔日月撫辰凝
績毋逸欲以有邦歛福錫民孰幽遐而失所
凡攢嵩祝共點海籌伏念臣丐便衰疾露並
生成雖違大夫後飲賞直言之樽尚率父老
先扶聽寬詔之杖

呈書

為關西士民呈萬經理世德書

朝鮮國平安道士民原任縣令趙振等熏沐
拜拜謹上書于經理老爺臺下伏以振等小
邦西鄙一道之人也學不通方知識不周獨
知戴君父而畏愛之既知有君父即知
君父亦上有君父以習聞二百年侯度之
恪而自僅認甲子者知用天朝紀元之年
號也况本道者與上國界上以迎詔勅
之使華下以送朝聘之行李其出於民力

者省他賦而專供給以為國之大事無是過
也及自壬辰遘禍以後天將天兵陸續
出來以從事於救焚拯溺即又知吾君父
奉上至誠之積有以動皇上家視之慈
至於此也乃於萬萬不擬屬聞有贊畫主事
丁應疏言小邦罪狀不一而足其尤起疑之
秦端由於小邦所有海東記者振等實不曾識
此為何等書而今頗聞之則在於先時為因
日本要我通使小邦欲且息民以有陪臣申
叔舟之遣而叔舟之還得其國所錄故實之

書附已行所探討之見并小邦接應彼人之
事例而為者也其詳彼中者以為記異聞故
然也載其僭稱年號亦因之而已如於嘉吉
元年之下添註曰即正統六年者此尤足明
國人不知有嘉吉而知有正統必註之而後
知彼之某年為我見行某元之第幾年也記
異聞而必註以此尤足以見所尊之在也指
而尤之曰大書尊也分註貶也果足以信於
天下之耳目耶叔舟所為序文者振等亦未
之見而或有謬論古昔中國待夷之道不過

一文人措語之錯而事在百年之前顧足論
哉大抵不論中國與外國之人憑前史論帝
王之得失未合於理者即可指以為逆耶况
其所論彼情有欺誑變詐溪壑之慾等語非
有所阿之也及其書內國王關白皆書死非
有所隆之也稱彼使來曰來朝而今曰相朝
稱我所遺曰賜米而今曰納貢此等多見其
出於撝撝之過而非其實也嗚呼亦甚矣且
小邦與彼雖隔海而鄰邦也既力不能討其
罪以絕之而拒其稱善意大利互市而來者實

有國之所不能或以交通有言則亦 六朝之所怒也至於辛卯秀吉使來顯言假道射天之計而小邦嚴辭斥絕此在已具 奏知者而壬辰之禍職此故也 君臣播越奉五廟之主必來于西者特有 父母之孔邇也當此之時 寡君之心猶之一箇失所之赤子初固無他也今乃歸以惡逆之罪一則曰誘倭入犯一則曰招倭復地天下豈有引賊來以自取燒夷丘廟屠滅生靈之禍者哉必有一說者曰惟其愚也故不自覺誘致而

受禍然使小邦在於虞虢之先則或如是其愚也虞虢之事萬古一嗤小邦必不蹈其轍而受禍又早於虞其必無是也小邦亦何嘗有不饜疆土之心哉特夾江中洲人民通行所怕惹起事端是以有禁耕之 請非獨便在於我 天朝之所允准其來蓋舊而因此造言曰欲復其地假令欲復地者復地之利招倭之害亦至愚者可知其不佞也且倭戶之名者出於先時小邦為倭懇要便於開市許令打造窩舖者三處乃所謂釜山等三浦

者而正德庚午因其扇亂殺死邊吏遣大將
黃衡討殲無存蓋距今九十年之事而癸巳
間沈惟敬聽賊誑誤乃以從漢城等處退據
釜山之壘屯為若仍舊倭戶者然小邦隨而
辯之殆悉矣豈料今日其說復行而謂小邦
於萬曆二十年令世居倭戶往招諸倭此何
構人欲密而又不掩其跡也小邦之辯者欺
乎因誑誤之說者欺乎是欺罔者必有一焉
而欺 天罔 上之罪未敢知何如也且贊
畫苟有見於小邦之惡逆則何必待小邦

奏保揚經理鎬而後發此言哉於是欲自護
其發言之晚則云行次定州因從役得海東
記而見之捏飾詞節殊甚費力不惟此也如
軍門巡按等位陳那玠於其初疏未有非之之
意而自無肯同詞於攻揚而後展轉侵逼致
令主東事者色沮而體解無能擔當以轉心
一力者是将敗小邦之事耶誤天下之事耶
天朝有是非必當了然而如小邦以結黨揚
某朋欺 天子受誣則初不足多辯也揚氏
有言曰狙詐與亡孰愈亡愈夫以狙詐負名

猶不若亡之為愈况引賊犯上之惡逆乎
振等聞寡君聽此以來席藁待命不復
以國亡於兇賊為憂惟痛負罪於天地父
母殆若不可以終日在下而遠如振等者亦
不復知主辱之在於賊存惟恐君父橫
被之冤不早一日辯雪焉伏惟老翁任我邦
之經理而務使臣之咨訪將據國人之訴而
轉聞於聖明之下審非度外事也伏乞照
察振等不勝兢營懇迫之至謹冒死再拜
揭帖

顧崔二

詔使前揭帖為遠接使橐

敝邑肇國于高祖皇帝朝伊時陪臣權近
以罪而徵以恩而歸蓋有欽賜御製
詩三章并奉制製進詩若干首近歸而編
錄為一卷以為其家永世之寶藏國人亦與
榮觀焉每有詔使學士先生至國必經覽
觀而為之題叙詩若文演成大卷是自近之
存及其內外孫曾世顯得以黃緣求獲學士
先生非亶不鄙夷之以成權氏之美寔欲張
皇聖祖回光下飾之盛度也不幸壬辰兵

火權氏不克保有其書今近八歲孫盼以材
進士選掌西路郵驛為皇華下臨也粗有傳
寫本錄願呈下執事以備發揮某忝在跟候
不自揆量輒據以揭惶恐惶恐

謹誦

萬經理再過平壤士民歌謠

若墮塗炭後公之來載戢干戈於我乎復如
初爭觀可已誦言蓋王師之有征繫儒用
而無敵籌策足以決勝精神足以折衝惟我
經理老爺尹氏憲邦范公憂世閭外之命

特簡於朝端宵中之兵亦承於堂上以救人
春秋之所善而屬國休戚之宜同萬里必將
取鯨鯢三軍不免生蟻蝨方制府指麾於四
督我武斯張及行臺飛檄於半程伊謀實散
肯肩約矢之高士為負舞干之聖時烏聲
俄樂於空營虎翼適懲其歸路誰擬風塵之
七載忽看露布於一朝茲既了曠前之功復
留為善後之道牙燾之下士當貴精市廛之
間民豈慮擾今昨青社之興滅去來雪山之
重輕某等西土遐蹤南風側聽非與蒙起死

而肉尚安得有生之心式歌緇衣惟禮紫氣
謹獻歌曰

昔公之東泚水寒風笳鼓厲音旆旌載陰
公於是時志惟征夷俄發一檄鯨波為息
今公之西泚草被堤笳鼓舒肆旆旌綺靡
何為乎公盍簪議功畢上其事龍顏增喜
公將善後豈歸不復我西欣睹東南之感
毋疾毋徐均慰邦人我歌非諛以勞下塵
平壤士民呈陳提督城誦功章
投危地以為安用兵之勝筭絕歸途而懲後

制賊之長猷凡茲狂兇所以凌突繫空海之
無阻而飄風之是乘未戒其來孰圖其去惟
我老翁膺 帝之簡救人之艱提虎翼之軍
領龍驤之艦壹衷心於同舟而無敢或退遮
餘勢於脫網而有遇何逃翦其徒而血波斬
其將而骨粉遂令土兵之勇亦習水戰之長
蓋一舉海防之示難將再來飛渡而莫可鄙
人等僻在西土竊聽南風雖不能詳言其戰
形賴以起死氣為生樂載瞻歸軒之即次恭
捧短牘以披陳嗟不忘微禹而其魚恨難攀

還周之臣虎

祭文

成川府社稷祈雨祭文

水之在地中無往而不有如江海之水固其會也至於穿井得水曰井水鑿池得水曰池水其為水雖小本一水也社稷之在天下無不祀事如帝王者社稷固其統也至於一邑事之則曰邑社邑稷其為社稷雖小本一社稷也知井池之水與有水之功用則知邑之社稷與有社稷之靈而勾龍氏棄氏實配貳

之未始以其小而不與流行也惟社主土九位于土者聽命焉惟稷主穀凡以穀名者受生以成焉位于土山川是也而皆聽命焉則其升雲上氣以降霖雨微社之靈宜誰使之以穀名稍梁黍稷菽麥是也而皆受生以成焉則其種而生生而秀秀而實微稷之靈宜誰佑之况以勾龍氏棄氏功能仁德而與於其間乎今夫小府亦得事其社稷者也是一境之內含氣之倫蒙賴神力依土食穀以生以息而上年之饑則慘矣茲又春夏之交恒暘

不雨五穀之種不入二麥亦且無矣若數日復然則益無可及昔之生者息者其胥于溝于壑于時社稷之靈而莫肯仁之則必以長吏亡狀不克事神治人而弁其所治不怨也惟宜屏伏以俟神誅而不忍坐視無辜至於此極輒敢齋戒具以來請命伏惟二神亟賜監臨降禍其身而後不日施以霈然俾函斯活以蘇一境生靈千萬之幸

九龍山博淵祈雨祭文

邑於山水之間而靈異無著遇有雨暘不時

析祝莫應祀典闕載實可羞也謹按圖志府東若干里有九龍山山有博淵周若干尺於是竊伏喜且念山曰九龍必有其憑而淵以博為名又有施濟之義是必神龍所居無疑也茲當徂春及夏雨澤愆期五穀之種不入土二麥不可秀以實民將仍前歲無食無萬分一生活理為欲丐霑靈澤齋戒具來商禱事則里之父老曰淵舊果靈異自前二十年間有禱無驗咸云龍已遷去淵亦益堙以穢矣輒敢徑走以窺則淵在大岳崖竅實之

中泓亭邃奧難以名狀而獨其上與旁樞翳
委焉泥沙填焉而不啻於穢與平昔耳目所
覩記神龍所居者不類父老云龍已遷去者
似信然矣於是竊伏歎又念龍固非淵中之
有其既飛而在天澤利萬物功能則然而去
此非陋之也其始鱗甲之化雲雷之興緊淵
是賴今其時飛時潛潛雖在於別處其未必
不睠顧于淵也蓋神龍變遷偉妙固不可測
第以人理求之帝王之作京師雖新宮廟雖
敞生而過幸依然湯沐戀戀沒而精爽徘徊

香火親切必在潛龍故地至於恒人雖曠數
十年雖間數千里夢寐還往必在童子游所
惟神龍長於四靈宜與最靈者似今既信父
老之云猶且貴重茲淵有所幸望而不能退
者為此也顧鄙人雖微王之命吏徒以臆
度所在而躬致禮焉於事未安輒敢用府學
生某嘗試將事儻蒙龍神不日而有應焉則
繼此不疑以躬與邑人修為故常且圖書于
策以著庶免為可羞云

晉州牧龍塘祈雨祭文

神有興雲作雨之力以能澤物猶吏居承流宣化之職以能澤民也吏不稱承流宣化之職以不能澤民則神宜降殃禍於吏身今乃不然顧若象吏之為不施興雲作雨之力以不能澤物彼民物者亦何罪焉而忍至於斯耶惟茲之旱夫既太甚矣五穀之種而不苗者苗而不秀者秀而不實者若更數日不雨則不復可食矣民將失其所天而于胥溝壑矣神於此時不施其力而徒曰汝吏不稱其職我亦何恤焉則恐非神之道也惟神之圖

之無令民代吏受其殃禍也其在吏身則壹聽命焉

頭流山祈雨祭文

維神雄跨二南地氣所會吐納雲雨歛翕明晦傳山而邑食土之毛疇不仰神以暴以膏晉為邑鉅祈告宜先前故莫敢云不我專方千百里皆神度內矧非躬恤寧自阻外維茲之旱殆過上年田疇龜拆百谷欲焚麥獲不食甚者在田荐災此極民曷于天向也未愬神或不思今愬不應神必無之求神于山如

簡易集 五十九
地中水未測其所卜其淨閔物薄意精人微
理公至而霖霖如已感通幸遂霽然慰滿三
農永與報事無忘神功

大行皇太后 竟蓋 祭文 承文院製

天界 聖質配 文之德彤管攸書動中法
式六載 至治始于雞鳴孰曰 剛健不貧
柔貞 長樂既尊尚勤咻煦允仰毋臨實均
嬰慕二十四年 養以天下 大孝格神宜
永 壽域云胡難謹 慈暉奄晦哀纏 紫
宸痛遍窮海念臣遐陋嗣有民社猥蒙 字

育視同諸夏奔不能躬誠豈敢後遙薦菲儀
庶糞 享右

為平壤士民祭李相公生祠文

誠敬之寓神明之享祭於是名鎮望我依照
臨我仰于嶽于星依仰在人我生我養獨匪
神明既或去我何以不忘維敬維誠矧仁之
彼如水于壤爰遂流行心之交感一理不爽
靡哲與岷有閱其宇有儼其像我求微精孰
謂其遠不我還往而格于冥憲憲我公今之
上相冠冕朝廷古先誰似伊尹呂尚志與遇

并王佐之澤期月將暢曷有區程我輩鄙人
徒循疇曩誦其典刑蓋在壬辰邦家播蕩
上保岐垆公由八座命攬巡鞅則尹我京
安州之政朝藉宿望輿聽亦傾及公下手
雖屬草創綽然有成八路學壞斯文幾喪公
首治黌中外師散一旅誰倡公勤練兵亂離
饑疫省撫墟莽起死以耕大援西來孳驩軍
將以無擾驚自奉貶削性而非強吏化於清
務親細大然不執掌民無滯情其存體統河
海為量怨用不生其辨公幹游未趨償入見

鬼營不多教條追呼懸榜應如律令囹圄空
虛恥在犯杖禁絕于萌公之為心父母子諒
何偽於嬰公之施設造化无妄覲者自榮我
敢私公廟堂之上以膺丹青何不公懷震凌
甫亢撤我幪幘名後損黃器樂失蔣彼專杖
搃狄徵自寧宋愛遺廣差與重輕嗟公之賢
世必法象我急歌銘廟貌之敬甘棠起想聖
言則經關西雖博公履攸枉尤在茲城我之
有廟匪曰顯敬義切墻義乙密之岡佳氣藹
盍為公將迎大同之津清吹舒漾為公先聲

有來纒纒于我恨恨登降堂庭我是以觀警
效猶響飲食潔馨近有百年遠窮參兩春秋
之丁我其世事歲常無恙豐我稍玩我何報
公公我終貺公毋謙貞亦毋怠數俾或乖曠
重我惇惇

為平安方伯祭 欽差陳御史 效文

惟靈義比於行仁形於色職清朝著特動
帝目 帝有東恤 命監大軍匪專霜威亦
煦以懃萬里之 明分照海隅 堂上之兵
授策而驅續于天寒維時平賊肉于死人我

東其德方將歸奏勾了公事夢想先感 龍
顏載喜奈何奄忽神理斯酷將士嬰號邦人
雷哭旋妻啓程川塗脩負雖有客櫬慘此誰
並役仍西路擁篲如昨菲薄薦哀不暇揆度

祭李綏之文

吾友卓爾中心相知卓爾之心綏之知之卓
爾在時會成三人卓爾既歿見如元賓亂離
十年幸復隣比卓爾故墟共觀而悲時復相
慰兩知足矣孰謂綏之又從卓爾官纔一命
卓爾不即晚始登第綏之不食豈吾知者天

不知耶將天所厚與人殊科以吾空踈名位
踰涯及乎暮年不免寒飢與奪在吾猶矇厥
理默默奈何况於二子薄醪一壺來及祖席
不昧者存庶歆如昨

祭金左相文

惟我公色不莊而足以重威言不辯而足以
博利明不章而足以先幾穎不露而足以了
事使不煩而足以奔走人知不徧而足以鼓
舞士誠將相之全才方 中興之注意乃奄
忽而至斯孰不痛於公私嗚呼哀哉孰無同

嘑之好我保公之卅年一日孰無隣里之義
我服公之高門寒室孰無杯酒之歡我樂公
之內外真率雖雲泥之有間將老境之偕佚
薄此世而先之欲張儀以從誰嗚呼哀哉

祈雨社稷祭文

維社主土宜不欲使土不膏維稷主穀宜不
欲使穀不遂今茲之旱土將不膏穀將不遂
而二神喪其所主將二神亦有所不能於賜
兩者耶維皇上帝固以生物為心神庶幾可
以升降左右之抑或以親民者有罪而下之

我其受任甫爾宜在可恕而責效於後民之
無知而將胥溝壑蓋決於不能數日之以伏
惟二神軫其所主而贊于生物亟賜之甘霖
以答民籲

同前祭文

屬於前月十一日謹以上將不膏穀將不遂
宜蒙二神軫其所主而贊于生物賜之甘霖
以答民籲蓋憑香火以告即日有霖霖之降
繼以霑潤者再民歡譁趨南晦從事於去糧
移穡庶幾歲功無恙而全公私事育之理雖

不敢謂二神遽諒庸吏之愬而為天民自舉
職者果至耳矣茲復旬日閱澤方其從事者
不免中廢而如更數日則無復可望伏乞二
神之勤仁必圖有以霽霈渥洽之乃若親民
者有罪則誅止其身毋令無告者之並受以
胥亡也至幸至幸不敢復代以人躬聽命焉
上梁文

平壤府文廟上梁文

無今古之所通尊因亂豈安於一日有故新
而為益永就完猶待於十年載舉虹梁騰歡

燕厦洪惟夫子之聖渾然上天之誠一以忘
怒貫之曾參聞而能契賢於堯舜遠矣宰我
觀而足知不得勢於一時宜為師於百世自
萬乘而行跪祭遍九州而立廟宮以外服遵
中華孰如仁賢之遺化而西京近東魯無間
山海之相望蓋嘗有居夷何陋之稱亦庶幾
釋奠必合之義故茲府之揭安尤 本朝所
緝熙春秋俎豆之常齋於是饗於是壬癸兵
戈之變燬若干存若干然天下道之曷亡猶
地中水之固在設容暫於不備功匪輕於將

多李政丞之爰始爰謀為可繼也徐方伯之
是圖是究知所務乎取材於涇水之上流因
址於密岡之面勢匠効能而絀巧民趨事而
忘勞使必以時恐或愆道國之訓成於不日
詎盡信詩人之辭依稀夢裏之兩楹隱約墻
高之數仞弟子之配從咸序有司之外降各
由倣 天朝而革玉名所為專崇師道共箕
殿而綿血食於以再廓仁風茲因呼耶式效
黃偉

兒郎偉拋梁東大同江水在城東丁寧莫使

狂瀾倒百折千回會向東
兒郎偉拋梁南井田遺俗最城南如今閭巷
惟絃誦肯使人才讓兩南
兒郎偉拋梁西顧瞻東嶽忽焉西登臨已自
小天下却復棄樽不欲西
兒郎偉拋梁北象星環向辰居北當時天下
未歸仁香火春秋長面北
兒郎偉拋梁上高哉日月無踰上著功克復
果何如不為顏淵更語上
兒郎偉拋梁下誰能上達非由下諸生莫趨

語言間要識道存吾脚下

伏願上梁之後魯一變至周吾東為洋洋詩
書禮樂之聲粲粲父子君臣之懿三代所以
直道而行者夫誰不用情遠人則脩文德而
來之亦莫予敢侮

檄

通津李縣監壽俊義兵檄

國家有門庭之寇况不啻於過之臣子共
君父之憂寧毋為之急者義靡暇於度力舉
何羞於後人維日本之距海疆自古先而勤

邊吏高麗之浮艦五百未踰漢津乙卯之陷
城二三獨在羅徼乃今之事夫孰是圖彼暮
掃境而來我如無人以入生聚教訓枉矣費
力於廟謨叫呼跳踉徒然收功以兒戲將軍
微墨翟之守司馬狂謝安之閑適以 聖人
去邠之仁姑從宰相幸蜀之議 西狩非須
於載 主蓋慮 五廟之陸沉東歸將見於
冠猴豈期十旬之濡滯據柱國之邑秦嘗用
并地之譎謀飛假途之書晉却無射天之兇
計恃天塹則漢已不能臨已不能而迫之沮

水論地靈則華亦無賴松亦無賴而窮于柳
京虔劉不專於交兵戈汚辱尤極於略婦女
時雖慙於魯未可伐禍豈究於周無遺民
行在捷音之三傳信疑稍定 皇朝震怒於
一視聲援載隨軍從南來失之前而庶收之
後士以義起凡是役者同有是心燕巢安而
火至不知其何能久鼠夜動而晝猶莫伏固
已弗祥如雷如霆以加不日不月而克顧惟
京圻之內尚少忠勇之興貔虎縱橫傷心
五陵之路弓刀寂寞何處三輔之豪二百年

神聖之生成澤在人則先被一千里河山之
環擁利因地則素稱泯泯于茲切切可已壽
俊青袍縣宰白面書生乃父風乃祖風知文
武之俱忝事 主日事毋日敢短長之遽裁
無尋丈之城共宜見恕於敗將阻鼓鞶之野
始亦非嫌於逃夫嘗膽卧薪忍使 君之再
辱墮身橫草毋與賊而並存計見糧之苟全
募散卒而復振縣小猶多於三戶朋來寧間
於四鄰間禹斯文之先獲心折簡要約承沈
故相之遙主議具舟奉迎豫空倉殿金陵載
浮之粟相恃急斷津渡月串已試之鋒可因
何生陣中多是超乘賈勇之伍尹子部下無
非揆施有神之工慮足以沉幾先則有崔兪
樞才足以酬紛冗則有尹正錄同志非盡於
記名之內勒移何妨於置帥之前有或搢紳
之流後飛塵於扈 駕有或介冑之輩收驚
魄於戰場康走險之餘生鳥擇陰之奚所憂
憤空勤而無奈炎涼愈邁而詐安聲相應氣
相求正其時矣兇未除恥未雪何以生為欲
從軍為國則從之無受命於 君猶受也九

應施措此不具詳半夜聞雞莫負劉琨之感
槩中流擊楫願同祖逖之誓言

策

策問

問自天地之理則孔子言易有太極可謂至
矣而周子必言無極而系之其以為不如是
則猶有所未盡者乎自人之性則孟子言人
之性善可謂至矣而張子必言氣質之性以
是之其以為不如是則猶有所未備者乎夫
以大聖亞聖其言性與天道有待於宋儒何

耶抑為開發後學更費名言云爾其實不必
有待也耶朱子與陸象山論無極異同荀揚
韓氏言性惡言善惡混與夫三品之說其於
聖賢之旨孰合孰否將必取舍於其間耶或
兩存之可以相濟耶就為學上言之其目有
四曰存養也省察也致知也力行也此其所
為事豈或在於性理之外而其端也其序也
可得詳言之耶如諸生出為 王臣而進誠
正之說於吾 君也亦將何以哉願并聞之

評

評諸生說理書 李純馨 柳符管

今詳各書李生理闕天地之說是矣柳生等見攻以理主天客之說亦是矣大要甲乙似皆不知不可以一天字了此故兩是不能相入耳蓋有以主理得名之天亦有以形體為名之天知所指之非一則兩說自通矣夫理也者自然而當然之名即所謂無極而太極其為言也猶曰若無準極而為準極之至然其體至微而不容聞觀其用至妙而不能無動靜於是有氣也以為動靜所乘之機而天

地萬物之所以生成則天地萬物莫不各得此理以為性情也然理之全體不可無所於主以神其大用則寓於天矣天者亦理中之一物待氣而成者也然其為物至大而為萬物之先故理可以主焉若地之為物亦大矣然包乎其外者天也實乎其中者亦天也雖若相對而本非它物也故統而言理則不可以曰天地之理而只可曰天理也如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上帝者主宰之名天之主宰非理而何曰天命之謂性曰道之大原出

於天復皆以天主理然則理即天也天即理也
也由是言之奚闕之得玄况可以主客乎然此
據名言之天者然耳若但指形體之天而言則
固亦理中之一物理者已具於其先而未息於
其後不以混沌而無不以開闢而有雖謂之闕焉
不亦可乎惟若指名太極於理之外者則胥失之
矣夫子罕言天道門人亦曰不可得而聞也今二
三子之言理得無太早乎然業已相與起疑而以
問於無似則不得不略與之辨抑二三子切須體
認焉者理

盈於天地之間苟虛處則皆是非獨我腔子裏
得之以為不昧者雖我軀殼之外房闕之內無
不在也前修刻志以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
衾者為是故也修乎此則出乎此四達耳矣
勉乎哉

說

豹說

丹陽郡吏一人齋公牒戴星走忠州至長會
院見虎子三在道旁用手巾杖擊皆斃俄有
母虎大吼而來吏蒼黃上高樹虎若不可如

何者捨之去吏因解帶自縛於樹上以耐良久虎引一豹復來豹小而捷緣木以虎之猛蓋猶有待也吏悶先豹逼身自脫禪疊兩脚為一脚令厚蒙其首而擠之虎還認蒙墜地是人恣斷殺之既而諦視人故毋動代之斃者豹耳虎繞樹躑躅復大吼入山谷去天亦明吏下樹剥四死皮乃達于州巡伯詰其慢將罪之吏告之故具驗以皮得免云古語曰不探虎穴安得虎子今不然而得虎子則幸也若豹負其技而使於虎竟為所殺斯其自

取之也夫

碑

彌串海運碑

自歲壬辰 本國告被倭兵 天子命出救師不一至再則亦大贍以糧發山東等道米豆或漕或輓以致之義州及龍川之彌串本國委平安調度使幹陸運暨黃海京畿以達 王京約千餘里適用民夫日緝屬於道而所在罷敝不給於力有同精衛之填海艱關之狀不可忍加以備欠有弊而就訖無期

矣於是 國家患之始議海運前此西界海
路不通 國制然也丁酉以知樞柳公副於
西四道都體察使而兼管其事俄改檢察轉
運使欲其專也船用諸道公私而公則取之
水軍私則括之漁商蓋無素具也公為之優
其功食而運之時其所急而更休之雖足以
無甚奪業興怨而猶未為善也則別為方便
毋侵民力造船百四十餘艘募沿海人行使
運時則得功食於公休時則復得自同漁商
而船則固在我之具也用是運到米豆之收

在彌串者四十二萬五千八百餘石義州陸
運之餘者十五萬石由其船制得宜海路益
熟颿風一蹕數百里向之所患畢除而 天
兵之餉不匱矣且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船既
多則不與利期而可以濟利用是又得粟布
魚鹽鐵之屬以 聞而輸諸度支者若干萬
非實利歸於公而民蒙其所寬亦不貲矣於
是 上嘉其有功下歌謳其德不知者以為
神施鬼設而信其為救時之良材通儒
之能事嗚呼羨哉首尾五年出入從事者應

教申欽正金堯立正郎李礪金元祿韓禹臣
佐郎李好義康儀鳳別坐鄭士溫承差奔走
者僉使俞春陽申晟萬戶洪建權管尹宏中
專幹造船者佐郎黃應聖府使金良恕萬戶
李景震崔崑也公諱根字晦夫號西垞負斯
文宗匠之望而為運事重故屈以底績焉比
公以戶判 召還西土之人懷思公不已謀
勒石以示後亦可尚哉

權元帥幸州碑

有明朝鮮國諸道都元帥正憲大夫知中樞

府事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
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同
知成均館事權公慄卒既暮其軍佐等以公
前有幸州之捷其功尤大將即其地建碑于
岡以載烈垂永請公壻令領相李公書來徵
文於豈謹按歲壬辰四月日本兵大勢來寇
乘我不戒連陷鎮峇邑中外大駭 上曰予
聞權某可用今其人安在於是故義州牧
使起拜光州牧使方朝臣視兩南死地公聞
命單騎馳甫及州京城已不可守 大駕西

幸而業徵兵入衛全羅巡察使李洸發兵四萬與防禦使郭嶸分領而北乃署公防禦軍之中衛將用書生比武夫人或難之公曰吾職也行至稷山與忠清軍會亦可數萬進軍水原洸令嶸前擊龍仁賊營公謂曰賊先據險非可襲之勢且大於此者京城已為賊有主公舉一道之兵以來惟當直上涉祖江塞臨津毋令賊西而我得形制之便稟命行在有路乃可以圖大今不可爭鋒於小亦非萬全以損聲威也先鋒將白光彥助戰將李之

詩各以精兵一千自隨有輕進意公又戒之要與相待則皆不能從光彥等至皆沒是夜軍中虛驚朝則望賊大潰諸軍皆還公亦既還光州寢不解衣以更聽主將久之寂然即奮曰此非臣子坐待國亡日也遂聚境內子弟五百餘人傳檄旁邑又得千餘人之慶尚界上軍焉聞南原民先賊自為亂少却以撫定之巡察使得公報事符公權稱都節制令督率列邑官兵以截賊自嶺而湖者公進軍梨峙阻險而竅七月還賊疾擊之會同福縣

監黃進在軍有勇名中賊九退一軍為氣沮
不覺賊躍入峇急甚公提劍大呼先冒白刃
戰士無不一當百賊救死傷不給棄重狼藉
以走既而 行在遙拜公羅州牧使以羅重
於光也尋拜本道巡察使 教書至陣中公
西向稽首泣甚悲動一軍公令防禦使代守
梨峙身之全州裝道內兵萬餘以九月勤
王于時諸賊分據平壤黃海開城而據京城
者為大營放兵四劫西路已絕勤 王諸軍
皆入江華阻江為固而已公以既聞 上在

義州賊尚未過平壤今惟先圖京城使已西
之賊東於不暇於計為得遂軍水原之禿城
以聞則 上解劍馳賜曰諸將不如令者以
此從事京城之賊患公居軍要害以其兵數
萬分為三營擺布烏山箏處往來挑戰公堅
壁不應惟時出奇兵以折角距賊則無所得
夜燒營去之癸巳二月公二分麾下精兵約
四千人其一以畀節度使宣居怡軍衿州山
使為聲援公自領其一實二千三百人濟自
陽川江軍高陽之幸州山城于時 天朝大

將李公如松提督救師而東已克平壤威名
大震賊之逃死平壤者棄黃海者棄開城者
自咸鏡聞風而遁者皆聚京城京城之賊勢
顧益熾大公懸軍以入肘腋之地賊且知其
兵少不以為意容一窺足踣之而已月十二
日黎明候吏白有賊形公戒軍中毋動升高
而望則去城五里賊已被原矣先逼以百餘
騎俄盛兵乘之圍之而倍者不可復測度我
軍殊死戰矢石雨下賊分兵為三迭休而進
自卯至酉三合不利則人持東轆因風縱火

火及柵城中以水救之直西北子城僧軍守
者少橈賊大叫以一軍披靡公抽劔叱諸
將諸將爭逆鋒格戰賊大斃積屍為四處焚
之而去我軍收斬其餘猶為百三十餘級得
所棄旗幟鎧甲刀鎗無數時李提督軍開城
而先鋒遊擊查大受聞公大捷翌日遣其裨
裨來視戰處又數日要與相見公整陣以迎
至則歎曰外國有真將也既而公移軍坡州
之山城賊以必報幸州之敗舉衆而西望見
公壁壘如幸加嚴相戒毋犯而還如是者三

馬四月李提督用沈惟敬計諸賊稱受和約
一日棄京城以去公聞之輕兵馳入城則賊
已渡漢江而提督遣遊擊戚金關公動靜皆
收津船使不得濟追兵矣公怏怏無奈而罷
兵還本道夫以公本圖京城之志屈於前巡
察不能因兩湖六萬兵之會而趣臨津必可
守之便適以取水原之一潰若其梨峙之役
可謂小逞於不幸之後然使湖南數年免為
蛇豕再窺而根本征輸東西以給繫誰賴也
洎代述察而後可以擅用一道之兵然是時

一道之兵用之者衆如節度使崔遠先已提
領踰稱勤王大兵而頓之江華及如所在
官義諸軍以戰以守未可一二數也公僅具
萬兵而行其勢不能直擣豺虎而禿城之扼
持足以遏其橫突使兩湖以貫畿右之路脉
無阻比至幸州則主而致客寡而克象蓋不
獨天將平壤之餘威為足以懾賊膽向非
有懾則雖百沈惟敬不能使之一日去京城
也於是公本圖京城之志庶幾不負矣六月
拜都元帥督嶺南諸軍自是厥後或乞釋符

或復推轂而丁酉冬從於麻提督貴蔚山之
役戊戌秋從於劉提督縱順天之役皆以體
統受制有先見之言而不用有先登之勇而
不効不獨公自投英渙蓋志士共惜之然賊
不能再覘深入俄又不能不捲還則以京城
既復而有以守也至是或可以驗公之本圖
而中興無所歸功則已有則誰居第一哉已
亥病乞免歸就醫 都下不能復朝七月以
卒享年六十三訃聞 上震悼不視事 賜
帛祭賻有加嗚呼公之勞著 本朝則不

允丙申辭再帥 賜內厩馬有 教因拜辭
賜酒又 賜內厩馬有 教回戊戌乞
罷疏加獎勵有 諭卒 贈官 詢大臣有
議聲播 天朝則有宋經略應昌移 本國
行賞之咨有兵部石尚書星上功 天子之
奏有 欽遣鴻臚寺官宣諭 本國之 旨
至臨陣之際麻提督稱其能行彌令揚經理
鎬嘉其兵將力戰移歲之後 中朝大小官
聞名必想識其為人倭中諸酋必問權元帥
起居若此類者太史氏當書于策而非碑之

所以重輕可略也公字彥慎系出安東高麗
太師幸之後 本朝贊成近之六代孫而領
議政轍之子其器業固有自來而御人帥物
尤以誠心和氣不專嚴毅故能得其死力云
公生四十六中壬午文科由郎官超堂上竟
以儒將顯歷官無多立朝亦罕遭時艱虞所
樹立非究也然牙下故吏士懷公德誼而無
以宣爭出財力告公兄上護軍公從事於茲
碑亦可尚哉上護軍公嘉善大夫恂領相李
公鰲城府院君恒福公并有室皆無男墓在

京城西之洪福山

簡易文集卷之一



